

李季彬◎著

城市游击

CHENGSHI YOUJI

街头游击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随时撤退
都市狂奔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整装待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群众出版社



城市游击

李季彬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群 众 出 版 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游击 / 李季彬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 - 7 - 5653 - 0086 - 8

I. ①城…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1017 号

城市游击

CHENGSHI YOUJI

李季彬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

印 张: 18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653 - 0086 - 8/I · 0018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zbs@cppsup.com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州市海湾区城管执法大队大队长贺之祥带领队员清理整治夜间烧烤档时，被名叫楚湘杰的小贩用切鱿鱼香肠的裁纸刀刺入脖颈。二十分钟后，贺之祥在去医院的途中死亡。

楚湘杰刺完这一刀后，迅速消失在人流里。

楚湘杰在成都市郊当了两年武警，受到过营级嘉奖，退伍前还被连里评为优秀士兵。

当兵一年后他开始热切盼望回家，那种心情用女友赖丽萍写在信里的话说，“我盼望你快点退伍，我明天睡醒睁眼，希望你出现在我面前。”

滋生退伍念头是赖丽萍这番温软的语言造成的。确切地说，就是这封信让他无法静心待在部队。

其实，赢得赖丽萍的爱情是从当兵开始的，之前一直是楚湘杰在暗恋她，而她从没用正眼瞧过他。

从过去村里青年外出当兵的历史看，个个都混出了名堂。还有一个当上军官，成了村里的名人，最不济的回村也当上村长村支书。楚湘杰入伍第一天已经把自己的未来前途描摹了一番。将来在外面混好了，就在城里生活，混不好回村当个村长也不错。别小看村官，村官也是官，管着不少人呢。赖丽萍似乎也正是看到了楚湘杰未来前程的美好，答应跟他谈恋爱。去部队前两人确定关系，两家父母为此请来亲朋和村官一起热热闹闹吃了一顿饭。虽没有交换定亲信物，但在湘西农村，这样一顿饭与城里的定亲仪式具有同等意义，似乎还带有某种法定意义。因为全村大大小小的官都到场了，经过他们作证，这样的婚姻十有八九都能成的。楚家多年没这么风光过，儿子当兵还与全村最漂亮的姑娘定亲，楚湘杰父母脸上有光。

第一年部队生活是楚湘杰人生中最快乐也是最幸福的事。

他在快乐中等待退伍那一天的到来，那一天的到来将预示他与丽萍婚期不远了。

接到赖丽萍要他早点退伍的信，有较长一段时间迷惑不解茫然无措。既然赢得她的爱情是从当兵开始，为何刚到部队一年她又急着催自己回

乡？想来想去归结为她想早点结婚，想到结婚，他的心终日蠢蠢欲动，毛毛躁躁地乱。

之后不久她在信里又加了一句话，“不能按时回来就不和你处朋友了，从你入伍离村第三天大洋子就来追我，再不回来我就扛不住了，要和他好了。”

为此，他写信回家问父母是不是有这回事。半个月后父亲来信说，是听说大洋子三天两头往丽萍家跑。不过，大洋子不敢对丽萍怎样的。你要相信丽萍，她不是水性杨花的人，她一直安心在家等你，你俩的亲事是经村长作证的。

父亲的来信让楚湘杰吃了颗定心丸，工作热情又高涨起来。

楚湘杰对赖丽萍的积极态度表现在写信上，基本保持一天一封，有时一天两封。兵营生活让他开了眼界，他对赖丽萍的爱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如今写信是“亲爱的”开头，“我爱你”结尾。这六个字变化让丽萍在回信中笑了他好一阵子。她说你当了一年兵酸不拉叽土不土洋不洋满嘴红薯辣椒味还没清洗干净就学会说我爱你了。

丽萍这样笑他，他反而很高兴，一点也不生气。

赖丽萍生日的时候，他去商厦买了一只玫瑰红的手机寄给她，是用他积攒了一年的生活津贴加上写信向父亲要的五百块钱买的。信中他给父亲说想给丽萍买件生日礼物，没多久父亲便寄钱来了。

丽萍收到手机当晚便给他打电话，俩人把第一次充的话费给打光了。

楚湘杰能感觉出丽萍收到手机时心里那股子高兴劲儿，他也很高兴。

他想尽办法讨丽萍开心，可越是如此，越是放心不下。大洋子的出现，使他余下的兵营生活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他的所有目标归结为如何按时退伍。为了能顺利达到目的，他去找指导员谈心。他说，“如果不能按时退伍，女朋友要跟别人跑了。”指导员笑着说，“你小子真没出息，本来想留你当班长的，擒拿格斗你是全连第一，又得过营级嘉奖。当一年班长你就够格写申请入党，如果你是高中毕业还可以送你去考军校。”楚湘杰愣住了，指导员的话仿佛把他带进一片开满鲜花的园子。可是，他在这片鲜花盛开的园子里仅呆了三秒钟，便走出来了。他望着指导员坚定地摇着头说，“就我学的那点文化，仅够我点票子和写名字了，还敢考军校？

这事我肯定不行。我不能留，别啥事没干成把老婆弄丢了。”

指导员愣了几秒钟。之后拍拍他的肩说，“你小子不是没出息，是很没出息。”

楚湘杰从指导员的话里听出自己准时退役的信息，他便打电话给丽萍，让她放心，安心等自己回来。

两年兵役转眼结束了，昨晚最后一次在兵营给她打电话。楚湘杰心想，她听到明天回家，准会去火车站接的。这次见到了怎么也要亲热一番，如果在火车站见到她，当着众人也要抱着她亲一口。

然而，电话通了之后，他却听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赖丽萍告诉他，已经随父母和二叔他们一家到海州打工，让他到家后抓紧时间去海州，在海州见。

楚湘杰手握公用电话发了一会儿呆，他想不明白事情变化咋这么快？上次与她通电话没听说她要出去打工的事，怎么转眼就到了海州？他把电话打到村头小卖部，让人叫来老父听电话，意外听到老父说不知道她们一家去海州的事。

楚湘杰立在电话亭里呆若木鸡，他觉得事情来得猝不及防，让人生疑。

第二天全连欢送老战士的聚餐会没让他生出丝毫兴奋。战友们还以为他是舍不得部队，指导员拍着他的肩说，“你小子回家娶媳妇，别忘了给战友们寄点喜糖。”他们哪里知道楚湘杰的心已经飞向陌生的海州。

楚湘杰拿定主意，不管情况怎么变化，得先回家，要看看父母，弄清事实真相再作打算。

楚湘杰从成都坐火车到县城下车，上街买了一只最便宜的手机，再搭一辆顺风车，在乡政府门前下了车。此地离家还有十余里山路，他没有急着去乡政府报到，独自背着行囊怀揣满腹心事往村里走。

他很奇怪，回村路上竟没看到一个年轻人。整条村子仅余头发花白的老人和在小学读书的孩子。甚至有的关门闭户，门上挂着大铁锁。在成都他知道现在农村青年蜂拥去城里打工的事，可万没想到自己生活过的村里年轻人也已经走光了。他这才明白一路上看到大部分田地荒芜的原因所在。

村里的另一个变化是多了几幢二层小楼，还有不少崭新的砖瓦房。

当他走到自家门前看到的场景更让他大吃一惊。

原本正三间偏两间的茅屋塌了两间，院墙也垮了一半，孤零零的门楼像立在麦田里的稻草人。两扇破旧的柳编藤条门象征性地挂在门框上。过年贴的一副对联经风蚀雨淋，仅剩半联，且已褪色破损。

走的时候家里光景还没那么惨的，怎么仅仅两年就破败成这个样子？两边邻居原本都是和自家一样的土坯茅草顶房子，黄土垒成的院墙，如今都变成了砖瓦到顶的新房，院墙一水的红砖垒砌。

此时看自家破败坍塌的房子夹在其间，仿佛两个衣冠楚楚的富人夹着一个衣裳褴褛蓬头垢面的乞丐。他由吃惊到震惊，冰凉的心口有一根细小的银针慢慢往里捻，一阵阵的刺痛，渗透到每一根神经末梢，连接到发根。

楚湘杰在自家门楼下无语呆立，大脑里滑稽地想到在部队礼堂看过的抗美援朝电影《奇袭》里的片段，志愿军指导员走进被美军轰炸过的村子寻找救命恩人阿妈妮。

楚湘杰恍惚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志愿军站在断壁残垣前推开一扇藤条门，那种场景与眼前情景竟然如此相似和吻合，唯一缺少的是没有炮火之后随风飘拂的袅袅余烟。

院落里不是朝鲜族阿妈妮，而是满头白发的老父，他正在收拾一只破箩筐。

刺眼灼热的阳光下，老父竟然一星汗水也没有。

他一时没想明白也没转过弯来。离家时红红火火的院子，如今变得如此破败，还有老父瘦削的身躯与愈显苍老的面容。

“爸！你……”楚湘杰声音哽咽地叫了一声。他本想说你怎么在毒日头下干活？怎么不到树荫下避避？却堵在喉咙口说不出来。

楚父专注于编箩筐的眼神抬起来，望向门口，苍老垂软的眼神渐渐明亮起来。

他万万想不到，短短两年，曾经健壮的父亲风蚀成一个弱不禁风的老头，如此迅速。

“湘杰，你回来了呀！你妈昨晚还说你天黑才会到家的。”

“爸，你怎么了？头发怎么白得这么厉害？”楚湘杰借揩汗之机用衣袖抹去流到脸上的泪水。

“春后病了一场，刚刚好起来。”楚父见到儿子归来，高兴得合不拢嘴，说话时也是咧着，有些漏风，含糊不清。

“爸，你坐到这边来吧！别在毒日头下暴晒。”

楚湘杰从他手中接过缺了一条腿的凳子，扶着父亲来到树荫下，让他坐下。他看着苍老的父亲，极力掩饰几欲流出的眼泪。男人面对男人，即便伤心到极处，也会控制住不让泪水流出来的。

“爸，咱家的房子怎么破成这样？怎么也不修的？”楚湘杰问完这句话立刻后悔了，刚才明明听到父亲说病了一场。再者，谁家有钱会不修好房子？俗语说有头发谁要装痢痢。

“我身体不好，不能下地，指望你妈一人，地里收上来的粮食勉强够我和你妈一年口粮，养的猪鸡卖点钱也仅够亲戚朋友家红白喜事小孩满月的份子钱了，哪还能节余了修房子。你在外当兵，也没有收入。我和你妈都在等你回来，你回来咱家就有希望了。”

看着眼前光景，楚湘杰突然想起给丽萍买手机伸手向家里要了五百块钱的事，顿时胸口如塞了一团棉花，无法呼吸。

五百块钱，对这个贫困的家来说那是一个什么数字，不知要积攒多久？是节衣缩食才节余了五百块钱，却被自己要去买手机送给丽萍。当时写信回来要钱时，父亲回信中对家中现状只字未提，平时在电话里他没说过。从来都说家里挺好的，你妈身体也好。原来这一切是在瞒自己呀！此时，楚湘杰眼望满头白发的父亲，顿时有一种无法言喻的羞愧劈头盖脸砸下来，他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无地自容。

“爸，妈呢？”他捏着喉咙问，担心让父亲听出哽咽。

“湘杰，你坐吧！你累了，爸坐一晌了，不累。”楚父把凳子从屁股下抽出来还给儿子。

“爸，你坐……”他手上用力，强行将父亲按坐在凳子上。

“你妈赶集了，她说去集上割两斤新鲜肉。她说你在部队上吃惯了新鲜肉，怕你吃不惯熏制的腊肉。”

“我做梦都想吃腊肉呐，想着都流口水了。”楚湘杰强装笑容说。

午后，母亲从集上回来，果然如父亲所说，篮子里有两斤新鲜猪肉。楚湘杰心里很难过，表面上把内心所有难过和愧疚都压下去了，装出与母亲久别重逢的开心。

母亲与自己去部队那时相比，显得又黑又瘦。楚湘杰见到她，已经没有见到父亲时的诧异与震惊，破败院落与父亲衰老孱弱已经能让他想象到母亲过得有多艰难。

晚饭时，楚湘杰去村头小卖店花七块钱买了一瓶浏阳河白酒，给父母都倒上一杯。

“爸，妈，两年了，您二老辛苦了，我敬您二老一杯，这杯酒是儿子向您二老赎罪的酒。儿子不在家，让二老受苦了。”楚湘杰说完这番话，揪了一天的心突然松开了，他已经无能力去掩饰，泪水冲出眼眶。

“儿子，妈没事，过得挺好的。如今你回来了，家会慢慢回到从前的。”

父亲端起酒杯喝了，母亲端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了，“儿子，妈不喝酒，你陪你爸喝点吧！你少喝点，病刚好。”母亲一边劝楚湘杰喝酒，一边让丈夫少喝点。

一家三口团聚了，却没有想象中的欢乐气氛，饭桌上显得沉默，各自端着碗吃饭想着不同心事。楚湘杰不时给父亲象征性地加酒，事实上是给自己倒酒，父亲偶尔抿一口。

父母越是话少，越是让楚湘杰猜测丽萍一家去海州肯定有事瞒着自己。想着父母是在回避什么？他们不说出来是不想令自己伤心。

他想，“丽萍作为既定中的楚家媳妇，去海州起码要和未来公婆打声招呼，却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虽心生疑问，也没有随意开口问父母，尽量扯其他话题，想聊一些能让父母开心的事。偶尔讲部队上的事，但是心口太闷让他没有多高兴致。

其实，楚湘杰很想把话题岔到赖丽萍身上，无论发生什么事，自己作为当事人，不能不问清楚，不问清楚便不知道这条路该如何往前走。

“湘杰，你回村了，村里的情形你也看到了，你有什么打算？”

“我临回村前，给丽萍打过电话，她叫我去海州与她见面。她也不说为什么，就是让我快点去。”

父母听他说起丽萍，对视一眼，脸上表情并无喜悦，这一切让楚湘杰看在眼里，他假装没看到。

楚父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隔了一会他才说，“那你去吧！她在家等了你一年多。一年多没外出打工，眼看同村小姐妹或同学出去都赚了不少钱回来，又是盖房子，又是请客，出手大方得很，她哪里会不动心的。既然她叫你去你就去吧！家里的境况你也看到了，靠我们在家种地永远也别想把房子修起来。将来想给你娶妻连房子都没有。别人家做父母的都能为孩子把房子建好了，娶上妻子，而你父亲没能力，让儿子自己奋斗，吃苦受累，做父亲的脸上无光呀！”楚父苍老的脸上流下两串泪水，滴在桌面上，滴在酒杯里。

“爸，你不能这么说，我长大了，家里的事该由我来做了。”

母亲给儿子碗里夹菜说，“你吃不惯腊肉就别吃吧！”

“妈，我爱吃的，我离开家才两年，哪里就不习惯了。妈，我想问你，丽萍真的没事吗？你要跟我说实话，你们瞒着我，反而不利我与她之间关系的发展。你们把知道的都告诉我好吗？”

“唉！”楚母叹了口气接着说，“湘杰，你在部队上锻炼过，是受党教育过的人，在处理个人问题上一定会冷静对待的。我和你爸相信你能处理好这件事，对于丽萍的事也仅是听说，并没亲眼见到。有人告诉我们说，丽萍是跟大洋子去海州的，工作也是大洋子介绍的。但我们不相信丽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大洋子先出去打工，对海州熟，丽萍跟他去也很正常，何况他们是小学同学。”

“丽萍说她全家还有她二叔一家一起走的。”楚湘杰又听到大洋子的名字，心里很别扭，但他脸上很镇静。

“是，他们两家人是一起走的。”楚父接着说。

楚湘杰不再问了，他已经知道事情的大概轮廓，内心反而镇定下来了。父母话语里含糊其辞和闪烁不定的表情，让他心里疑窦更深。但他不想往深里想，因为自己不知道事实真相，仅凭别人说的话不一定是真的，也可能是别人别有用心，故意这么说想拆散他和丽萍。不是自己亲眼所见，便不能全信。此时，他不想再提丽萍，自己长大了，个人私事应由自己处理，不应该让父母操心的。

接下来的时间里，一家三口人围着饭桌吃饭，再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在想着不同的心事，偶尔听到楚母一两声叹息。

楚父敲着碗埋怨老伴说，“老叹什么气呀？诃今天刚到家，弄得他生出那么多烦心事。”

“你埋怨我，别人家伢的爸都能出去赚钱；你倒好，不能赚钱也罢了，还弄得一个病身子，我嫁到你楚家这辈子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楚母把心中的不快当着第一天回来的儿子的面，尽数发泄出来。

楚父听了这话，理屈地埋头吃饭，一声不吭。

楚湘杰看着母亲突然生气数落父亲，不由愣住了。

“妈，别这样说爸，我不是回来了吗？我回来了你们就不会再过苦日子了。”

楚母看着儿子张了张嘴，嘴边的话咽回去了。

此时，楚湘杰猛然觉得自己今后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了，责任感责无旁贷地压在肩上，之前他从来没这么想过。

被母亲数落后，父亲的目光再也没从碗边抬起来过。楚湘杰看在眼里，心一阵阵发紧。

这晚，他大睁两眼，毫无困意，脑海里一张张脸谱交替闪现。一会儿是指导员、连长和连里其他战友，后来是赖丽萍，还有模糊记忆中的大洋子，再后来是父母那苍老憔悴的脸。

原来一心只想退伍回乡与赖丽萍婚期便近了，如今看到家中一贫如洗，离那个期待中的日子反而更加遥远。他忽而想到赖丽萍是不是看到自己家境破败，才不辞而别的？

是啊！一个退伍兵，本来就身无分文，没房子没地，还有两个老人要伺候，她不能不想眼前存在的困难，哪个姑娘不想嫁到有钱有实力的人家做媳妇。

楚湘杰想到这里，一阵烦乱，从凉床上爬起来。

他恍惚觉得自己是沿着圆形的操场跑了一圈，又回到起点。途中见到许多美丽的风景，不过是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而起点仍是从前的样子，确切地说，还不如从前。又若是自己不小心做了一个美梦，醒来美梦尽散，空余嗟叹。

看来，要想改变眼前这一切，唯有像许多农民工一样进城打工。原来对赖丽萍要求自己尽快去海州还有些犹豫不决，如今看来，自己的前途乃至这个家的唯一出路是靠进城打工赚钱。

楚湘杰直到此时才从怀中掏出手机，给赖萍发了一条短信：“亲爱的，我已经回到家了。”

等了很久，赖丽萍并没有回复短信。看手机显示的时间是凌晨两点，想着她早就睡了，他闭上眼睛，在满怀希望的等待中睡着了。

第二天，楚湘杰早早起来去乡武装部报到，重新落实了户口。

回家的路上，楚湘杰情绪仍很低落。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赖丽萍回复的短信。

“杰哥，你昨晚短信我早上才看到。快来海州吧！在湘湾村没有前途的，你来海州一定能找到工作。你如果留在村里，或者去当没有出息的村官，咱俩的关系到此结束。”

楚湘杰读完信息，手哆嗦了一下，手机差点从手中滑下去。

他连忙给赖丽萍回复短信。

“丽萍，为了你，我什么也不顾了。三日后到海州，到你身边。”

赖丽萍很快回复：“杰哥，快来吧！我爱你！亲你。”

二

楚湘杰走出火车站，立时怔住了。他当兵在成都，算是见过世面了。然而，闯入他眼帘的楼群让他有一阵晕眩感。这种晕眩如楼群间螺旋式上升的气流，使他灵魂与肉体同时灌满空气，像一只塑料袋上升飘浮。

仰望钻入蓝天几乎与蓝天一样高的高楼溶于天际，朵朵白云忽忽悠悠飘浮缭绕其间，禁不住从心底发出一声叹服，“难怪人们都说海州是中国现代化城市的代表，果不其然，这才是年轻人追求和向往的城市。”

街道宽敞，高楼林立，人流如潮，车如鲫。都市繁华瞬间迷倒了楚湘杰，内心为之深深沉醉，无比舒畅。

蓝天清澈，白云轻柔。甚至觉得回到山村也没看到这么蓝的天和这么白的云。

海州，我楚湘杰来了，我发誓一定要与丽萍在此扎根，我要让丽萍住进高楼里，拥有属于我们俩人的小家，成为海州市民。

楚湘杰似乎觉得自己就应该属于这个美丽的城市，能让自己产生激动和晕眩的地方，而不是朝夕只闻鸡鸣犬吠没有丝毫生气的靠山小村。

脱胎换骨的新奇让他洋溢无法抑制的兴奋，他甚至看到赖丽萍盈盈浅笑着站在高楼某一处阳台上，冲自己微笑招手。

正当他沉浸在无比美好的遐想中，一群手端箩筐肩挑担子的人匆匆迎面跑来，夹杂着惊慌的叫喊。

“城管来了……”

“快跑呀！往巷子里跑……”

行人纷纷驻足贴墙避让。

楚湘杰从美好的幻觉中惊醒过来，傻傻地望着追与被追的奔跑场面，嘴张得老大，他不知道要贴墙站立。

惊慌奔跑的小贩将他挤到路边。小贩手中箩筐内苹果、梨、葡萄跑动

中抖出来，沿途乱滚。

小贩跑过去了，几个身着制服的城管人员紧随而至，他们望着跑远了的小贩背影，停住脚步。

“不用追了，追不上的……”一名城管气喘吁吁地说。

他们收住脚步，往小贩逃跑的方向望了望，无可奈何地往回走。

楚湘杰惊愕万分，眼前场景如刮过一阵风。望着城管背影，他为奔入小巷的小贩捏了一把汗。

片刻，复归平静，行人依旧。

楚湘杰背着行李，再次走进人流，猛然觉得行人与眼前城市外表浮华极不相称。他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经过长途旅程已经变得皱巴巴，像一团咸菜。扫一眼前后左右人群服饰与脸色，让他产生似乎又回到候车大厅或火车车厢内的感觉，满眼的疲惫、喧嚣、凌乱，还有浑浊的空气。

他想，是不是因为这条街靠近火车站，行走的人都是刚从火车上下来的外地人，从衣着到脸色，全是灰暗的。

他忽而意识到这种灰暗是贫穷涂抹在农民身上固有的颜色，是城市人与农村人直观上一览无疑的本质区别。这种色调与这座城市的华丽外表无法融为一体，确切说是格格不入。

想到此，内心犹如受到重击，为身上这层固有的色调奔涌出强烈的自卑，同时涌动的还有悲凉。

仿佛有一支响箭呼啸着从大脑穿过，身体瞬间成了一只破了洞的气球，整个人都瘪了。

刚出火车站时兴起的雄心壮志和美好憧憬从脚底流入地下，楚湘杰神情变得恍惚。他忘了赖丽萍发的短信，让他出火车站转右，在港澳大酒店旁边的喷水池边等她。他晕晕乎乎魔怔了一般眼盯前面晃荡的后脑勺，脚尖踢着脚跟随人流缓缓移动，不知不觉从港澳大酒店前的斑马线往对面走。他没看红绿灯，走在前面的背影与后脑勺在眼里晃动，这是一片令他沮丧的灰暗色调。心在惊喜过后的自卑之间纠缠缠夹，胸口一冷一热交替冲撞。

就在这时，“吱—嘎”一声紧急刹车声吓得楚湘杰魂飞魄散，他错愕地抬起头茫然四顾，紧接着又听到一声尖厉的刹车声，之后是“哐”一声

巨响。

这声巨响很清脆，压下了飘浮在街上的一切喧嚣，所有浑浑噩噩行走的人都停下脚步，目光寻找巨响之处。

楚湘杰也在此时从恍惚中回过神来，他看看自己所处的位置，站在斑马线中间。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脚边，近在咫尺，车头喘息的气流扑在脚面烘烤。

周围短暂的沉寂之后，迎来更为热烈的喧闹。人群停住了，男男女女静观马路中间发生的事。

楚湘杰也在此时看清楚事发原因。

前面紧急刹车，后面来不及踩刹车撞上了。同时也看清是自己不看红灯造成车辆追尾事故。

“刷——”冷汗几乎是进出体外，湿了全身。大脑顿时清醒了，没有刚才的浑浊，变得清明透亮。脸上却火辣辣的，如脚面被烘烤般灼热。

“你他妈找死呀！走路看不看灯的？”撞上前车的司机摇下车窗，伸头怒骂道。

楚湘杰呆立原地，内心充满自责，还有几分恐惧。他不知道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猛然想起赖丽萍让他去酒店喷水池边等的短信。可是身处马路中间，忘了东南西北，想不起水池在哪边。

而此时斑马线两侧站满了看热闹的行人。后面被堵车辆不明就里，喇叭声鸣成一锅粥。

相撞车辆司机从各自车内出来，查看受损情况。被撞车司机在车尾看了看，也不言语。他知道责任是后车，似乎并不着急。而后车的司机则气急败坏上前一把揪住楚湘杰胸口衣襟，破口大骂道：“乡下佬，你他妈想死去找别的办法呀！你不能跑路中间死呀，你这是连累别人知道吗？”

楚湘杰自知理亏，面红耳赤满心愧疚，唯有一个劲儿道歉，连声说，“对不起！我刚才走神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赔，我赔。我把身上的钱全给你……”情急之下他操着一口家乡话。

“你赔得起吗？一看就是刚进城的穷鬼！”揪住他衣襟的司机说。

楚湘杰一点反抗心情也没有，更别说勇气了，原本来海州打工赚钱娶媳妇的那点喜悦与信心被司机怒火中烧的气势驱赶得一干二净。他想：

“怎么这么背，怎么刚进城便闯祸呀！”

“哈哈，你赔？你赔得起吗？你认得这是什么车吗？”被撞车的司机让楚湘杰赔车的话逗笑了，他指着被撞的车嘲弄地说。

楚湘杰抬头一看，被撞的是一辆崭新的皇冠，再看后面也是皇冠，而且同一颜色同一款式。后面车头顶在前车屁股上，路面散落着红色灯罩碎片。他知道这两辆车都是好车，值很多钱的。

“真他妈遇见鬼了，我要赶去机场接老板。”撞车司机满脸焦躁。

“现在怎么办？报警还是怎么处理？你让这小子赔，他有钱吗？再交交警来了也不会这么处理呀！”被撞车司机并没动怒。

“你有多少钱？全掏出来。”撞车司机揪住楚湘杰问。

楚湘杰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叠钱，里面有几张百元的，有十元，还有一元的。他说，“我全部钱都在这里了，全给你吧！你让我全赔我也赔不起，请你原谅我这一次，我也不是故意的。”

正当那人伸手接楚湘杰递过去的钱时，一双细嫩的手拉住楚湘杰胳膊肘儿说，“别给他。他撞车怎么是你赔钱？就算你闯红灯最多是交警按有关行人闯红灯的交通法规处罚。”

楚湘杰听了这话连忙缩回手，再看眼前这个衣着时尚，长相漂亮的女孩子觉得有几分面熟。就在他集中精力努力回忆时，看到女孩冲他使眼色，猛然认出是赖丽萍，不由一阵惊喜。刚想叫她，胳膊肘儿被她使劲掐了一把，他似乎明白什么，连忙住口，装作不认识。

“你不要欺负外地人不懂交通规则，你们这起交通事故是后车责任，最多也是保险公司赔，凭什么让行人赔？”赖丽萍说。

楚湘杰听了她的话，胆怯和害怕一点点散去，大脑也清醒了。他满怀感激，用十分崇拜的眼神望着她。

揪住楚湘杰衣襟的司机与前车司机对视一眼之后松开一只手，指着赖丽萍的鼻子骂道：“你是哪头蒜呀，关你什么屁事？如果行人个个都不守规则，个个闯红灯，我们还怎么开车？这城市交通不是乱套了吗？如果你认为他没错，我们就报警，让交警来处理。”撞车司机目的是想私了，又不愿自己赔钱，却遇上懂交通法规的人从中作梗，底气便没有开始那般足，嗓门小了许多。